



糖的琐忆

袁朝庆

每年过年在买葵花子、花生、瓜子、西瓜子、葡萄干、南瓜子时，都会买一些水果糖，有大白兔奶糖、薄荷糖、阿尔比斯糖等，妻子买了圆形的大糖果盒，设计比较精巧，中间一个小圆和四个扇形把糖果盒分为七个小空间，瓜子花生之类放一圈，中间放着水果糖，春节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，水果糖还是腊月三十的那一大把，直到夏季糖和糖纸粘一块了才清理。今年春节妻子说不买糖果了，买了也没人吃，我说，还是少买点吧，花花绿绿的糖纸看着有过年的氛围，再说过年怎么能没有糖呢。

小时候老是盼过年，农历六月刚过就开始掰着手指头数天数，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。其实盼过年主要是看能不能穿上新衣服，再就是过年能吃上糖。买布需要布票，每人每年只有几尺，要积累几年才够做一身新衣服。布票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没钱。那时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穷，衣服是不分季节的，冬季下身穿两条单裤子，上身贴肉穿一件蓑袄子，外面穿一件能遮丑的外套，夏季改穿一条单裤子，棉袄一脱外套就变成了夏装。我们家弟兄姊妹多，我哥的衣服穿不上了我穿，我穿不上了我弟弟穿，每一件衣服都打着补丁。所以，过年换新衣服只是梦想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过年只剩下和糖有关了。

成一尺多长，锯的过程中锯条发烧阻力大，需要我弟弟用壶对准锯口不停浇水，锯完后我在用斧头劈成块子柴，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。柴在屋檐下自然烘干后母亲开始做麦芽，她取一碗麦子淘干净，用水泡一天后把多余的水滤掉，平铺在一个盆子里，上面盖上一块厚布，放在暖和一点的灶台附近，一个周过后就长出了麦芽。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。

熬糖的那天，母亲起了个大早，让我哥带着我姐，还有我和弟弟，到半山坡的红薯窖把红薯弄回来，我们挑的挑背的背，费了一早上功夫，红薯堆了少半间屋。吃完早饭，一家人开始忙活，我和弟弟负责洗红薯，我姐负责把红薯剥成丁，母亲再把剥好的红薯丁一锅一锅煮熟，全部煮完后装在一个大木桶里，母亲把麦芽切碎倒进去，再充分搅拌，约半个小时后开始加水充分稀释，稀释后用纱布过滤，红薯渣用于喂猪，滤出的糖水装上一大锅开始架大火烧，剩余的糖水装在木桶里，等锅里熬成半锅后再掺进去，要把几大锅淡淡的糖水熬成很稠的糖稀，需要十多个小时，要烧掉一人多高一堆柴。小时候，我比我的三姐和五弟懂事早一些，糖熬到十点左右，已经没啥技术活了，剩下的就是把桶里的糖水往锅里加，把柴火往灶里填，我发现母亲已经非常累了，就让她去休息，母亲不放心，害怕我在柴火堆跟前打瞌睡，反复叮嘱，快熬好的时候叫她起来。前半夜还好，到后半夜眼皮开始打架，但因为时不时地起身往锅里加糖水还能坚持，凌晨五六点时有添柴一项任务，我还真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好在母亲比较细心，把我叫醒后，她开始炒苞谷珍，炒好后铺在一个竹编的簸箕底部，然后把锅里的糖稀舀起来倒进去，最后只装了大半簸箕，冷却后很坚硬，我们叫作板糖。

点多，多数情况都是我胜出。母亲虽然没啥文化，但却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每次出门前都要叮嘱，到亲戚家不能真当客人，要帮着干些活，要懂得敬长辈，上桌子不要坐错位置，吃饭吃糖果要斯文，不能穷吃饿喝吃相难看，走的时候要邀请亲戚到我们家来玩，给啥东西尽量推掉不要。母亲说的我都做到了，唯独住我荷包里装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我没推辞，我想着带一点给三姐和弟弟吃。

过年最喜欢给姨妈和姑妈拜年，因为她们会悄悄给我手里塞两颗水果糖。那时，供销社的商店里摆的有白糖和红糖，但你要买糖果才买得到。糖果并不是普及的，只有得了肝炎、肺结核之类的病，持医院诊断证明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，再持介绍信找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果，一般也就半斤一斤，给两斤糖果都非常少。而红糖也一样，只有生子坐月子时，大队开介绍信，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果，一般只是一斤。

那时供销社和农村的代销店还有水果糖，那是唯一市场化供应的洋糖，但价格很贵，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钱。一斤大概一百颗，因为农村穷，代销店大多是论颗卖的，一分钱一颗。过年时，家境略好一点的会根据亲戚家里的孩子数量称二三两，上门拜年走的时候悄悄塞两到三颗。

那时钱很金贵，小孩子口袋里是没有钱的，因为你上学，给家里买东西父母都算挨了，余款要交回。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，给父亲跑腿剩了5分钱，父亲那天心情好赏给了我，在我口袋里装了一个多月也没花出去。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时，陈勇约我一块回。陈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学附近，他父亲是地质队的司机，他母亲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，陈勇从小学到初二都和我同班，上小学时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，上初中我成绩明显好于他。我回家必须要经过小学，所以经常遇到周老师。有一次，期中考试后她问我的学习成绩，我如实报告，她就说，我们陈勇不是是在学校上课没好好听讲，或者不好好写作业，我说没有啊，他学习很刻苦认真，她说，那为啥他学习退步了？我想了一下我俩在学校表现也没啥不同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，因为经条件稍好一点打饭打得多一点。我就说，你给他穿得太暖和了，加上吃的有点饱，上课容易迷糊。那天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说，你把我害惨了！现在我妈不让我吃饱，也不让我穿暖，你应该说我营养不良大脑供血不好。我赶紧给他赔礼道歉，说我当时想不出啥好理由。走到火车站那个代销店时，他说，我口袋还有五分钱，我们买几个水果糖吃，以后我妈问你啥，想好了再说。到代销店他掏出5分钱说买五颗糖，营业员说没有，只有一种圆球状的大糖果，一毛钱五颗，陈勇说4分钱买两颗行不行，营业员说起

点就是一毛钱五颗，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五分钱就凑一块买了五颗，分糖时他给我三颗我不要，说给他多分一颗就算我赔罪，他也不愿意，最后他把一颗糖放在窗台上，找了个小石头沿中线一敲，整整齐齐两瓣，一人吃了两颗半。

除了过年，平常是见不着糖的，好在大自然的安排总是那么有人情味。农历二三月，漫山遍野的野花开的姹紫嫣红，其中有一种紫色的花让我们特别兴奋，花苞长长的，中间是空的，里面藏着一滴带清香的糖汁，我和姐姐弟弟打猪草时经常能见到，立刻摘下来用嘴一抿，那一滴糖汁就进嘴里了，后来我知道那是丹参的花苞，但我始终没见过丹参花开的样子。

那时，所有地里都种着庄稼。由于种子都是从头一年收成中选的，种出来的庄稼也是很有个性。我老家坡地多，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，绝大多数苞谷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长一个大玉米棒子，也有表现超好的长两个而且籽实饱满，还有喜欢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长在天花位置，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，只象征性的长个小玉米棒，撕开后只有很小个玉米芯，基本不结籽。这种玉米秆不太粗壮也不太高，但看起来紧凑结实，但恰巧这种玉米秆含有大量的糖分。初秋时节，远远的看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赶紧砍下来大块朵颐。

大人们没钱给我们买糖吃，他们自己也没钱买酒。但逢年过节，给老人祝寿、农忙请人干活，没有酒是不行的，只能自己烤土酒。烤酒的原料有大米、玉米、红苕、马桑树泡、甜高粱秆，在饥饿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，红薯烤的酒据说喝着胀肚子，用马桑树泡烤出来的酒有微毒，所以沟里就有人种上一小块甜高粱秆。刚种上就被我们瞄上了，等到顶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，打猪草时瞅着没人钻进去，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装在背篓里用猪草盖上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爵起来。像我们这种“小偷糖贼”沟里有几十，最后等烤酒时甜高粱秆只剩一半了。

糖和过年的记忆深入骨髓。几十年来，随着时间越来越远，记忆反而越来越深。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，都会有无法排解的乡愁，其实乡愁是无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。所以，糖吃到嘴里是甜的，但细细品味，其实后味都带着淡淡的苦或酸。

小孩子喜欢吃糖是天性，但经历生活磨砺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。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，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态，无论土糖和洋糖，都经历了水深火热与压榨，如同人，只有经历了平淡和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活的甜蜜，所以，糖把艰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灵魂。

三年前初到五里，我是有些失望的。挤在闷热摇晃的316路公交车里，沿着和公交车上的人一样拥挤的316国道走了半小时，到达镇上。映入眼帘的是低矮密集的房子，扎在道路两侧比电动车还多的“小摩的”，还有头顶胡乱缠绕在一起向前延伸的电线——既没有市区的活力，也不见乡村的清新。我略带失望地问同事：五里没有树吗？同事头也不抬地回答：有啊，在两边山上呢！

于是我对五里第一个美好的期盼，就是想象中那遥远的，长满树木的青山。

期盼很快得以实现。一次跟着单位刘主任到刘营村，坐在他汽车后座，我摇下车窗探出头去看，车子轻快的驶过热闹拥挤的集镇，一拐弯，上了月河大桥。视野一瞬间开阔起来：月河从容优雅的穿桥而过，两侧是生机勃勃的草地，接着是星星点点的树丛，树丛里有若隐若现的农舍，向更远处看去，两个果然有莽莽苍苍的青山，同事没有骗我。过了月河大桥，我们沿着河边小路继续前进，这条路很明显是年久失修，厚厚的泥土铺满了坑洼的路面，车子一过，背后留下一溜的飞尘。但是我的心思并没有在路上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右侧这条初次见面的河流，不自觉地感叹道：月河真美啊！刘主任回道：咳，现在水小了么，我们小时候，这条河水多大的，又清澈，娃们没事都来河里游泳，成天泡水里的么！

再过月河，是一年多月以后了，我结对帮扶的贫困户有一些从山上移民搬迁到了月河，于是我常常和同事一起走过月河大桥去看望他们。每次走到桥上，我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被月河吸引，我已经深深喜欢上这条安静的河流，从第一次看见她，就注定了我的目光再也不会长久的离开她。而河边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开始翻新，湿润黝黑的土壤被大块大块翻起来，各种修路机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我们沿着路边临时修的狭窄过道往前走，一路上跟两侧居住的村民打招呼，问问最近的生活，向他们叮嘱几句秋冬取暖的安全防范知识。村民大多是一些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儿童，他们并没有因为修路带来的不便有什么埋怨，各个脸上都挂着亲切的笑容，一边和我们寒暄，一边招呼我们进屋坐。还有一些妇女在安顿好老人孩子以后也加入了修路的队伍，背着背篓一身泥土地跟我们说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家门口找点活干，挣点小钱挺好的。

直到今年，我已在五里待了三年，熟悉了这里大大小小的巷道，熟悉了街上飘散着的王三面包的香味，也熟悉了一直藏在心底的那条河流。前不久我又到河那面的村委会办项目业务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开车走上那条小路，路已修好，明显宽敞了很多，平坦的路面带给司机的感受是很美妙的，我总能在这种时候想到德芙巧克力“尽享丝滑”的广告词。习惯性地摇下车窗，夏天的炽热混合着月河的潮湿从窗外扑面而来，两侧是不曾改变的青山，远处是团团白云。我突然有一种驱车回家的安心和惬意。三年时间不算长，但五里的很多面貌都在这三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美丽的河岸两侧很多新成员加入进来；五里三院的新楼拔地而起，园区的建设悄然进行，安置点的小楼鳞次栉比，月河大道已经开工……这个乡镇和我一样，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着，改变着。

曾有人问我：以后你还会再出去发展吗？我回答道：不会了，我就是从外面回来的，那些南方大城市发展的确好，但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过客，没有归属感，回到安康，才觉得终于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。

在我心底，对五里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也许很多当地百姓会觉得我是一个外乡人。但我一直认为只要在安康，不管哪一处土地，那都叫作家乡。我从未以一个外乡人的姿态去对待过这个小镇，月河的光彩霞影中藏着的，不仅仅是刘主任记忆中的童年，还有我对于这个小镇的陌生到熟悉、热爱与憧憬。沿着河流的方向看去，除了从未改变过的从容的青山，我还看到了五里未来的富足与美丽，一条河流蜿蜒而下，接通没有终点的远方。

张盼



我说的糖是农村的土糖，我见过的土糖有两种，一种是玉米熬的，颜色微黄，还有一种是红薯熬的，颜色发黑。在那个饥饿的年代，用玉米熬糖不仅是奢侈，而且是浪费。毛主席说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所以，一般地方用玉米熬糖，即就是红薯，大多数地方也是充当主粮的，哪有多余的用来熬糖。

陕南有个明显的特征，沿川道和丘陵地带土地平坦，水利条件好，但人口密集，人均耕地少，山区一条沟几户人家，人均耕地多，但都是靠天吃饭的坡地。我老家大沟口处在山区和丘陵交接地带，人均水田有九分左右，另外还有近三亩坡地，虽然生产队把大部分稻谷和小麦都上缴了公粮和购粮，但秋季的玉米红薯产量还是不少。我们家人口多，挣工分的也多，每年都能分两大红薯窖红薯。所以，每年腊月我母亲都会熬一锅红苕糖。

熬红苕糖并不简单，提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。农历九月，当小麦种下地后山区就进入了猫冬季节，整个冬天主要是进山砍柴，以备足来年生火做饭的燃料，其他时间就猫在家里烤烤烤火。进山砍的梢子柴熬糖是不行的，因为不耐烧，火劲也不够大。当柴砍得差不多时，母亲会提醒我们，把自留机的花栗树砍一块吧，我熬糖好用。砍花栗树需要一把力气，而且砍倒时把握不好方向树梢下来会砸到人，如果树兜弹起来更危险，一般都是我哥带着我和弟弟完成，一根一根背回家里，就成了我和弟弟的事了，我用锯子截

光溜溜的扁担，光溜溜的一截时光，搁在父亲的肩上，挑起岁月。父亲用汗水浸泡扁担——人生苦难的浆，包上去；太阳灿烂的浆，包上去；月亮淡淡的浆，包上去；北斗星冷清的浆，包上去。包出一条扁担，跟随父亲一生。

光溜溜的扁担，挑过母亲的嫁妆。挑过母亲过河。把爱情挑回来，垒成一个温暖的窝，承载着岁月蹉跎。

光溜溜的扁担，挑过我的童年。那时候，和我童年配重的，是一颗白火石，圆溜溜的白火石。父亲啊，把我放在扁担的这头，白火石放在那头，我童年的重量，就是那坨浓缩的圆溜溜的月光，父亲挑着我们一起和母亲回家。

光溜溜的扁担，挑着爷爷的托托。父亲啊，从此挑起一家人的生活：挑水、挑柴、挑土、挑粮；挑日月星辰、挑风雨雷电。一个皎洁的月夜，父亲从生产队分粮的农场里回来，挑回的是一担冷清的轻飘飘的月光，如山的父亲，愣愣地站在门外，一轮冷月把他搬进屋里，冷清的月光里，父亲站成一尊无赖的影子。母亲接过轻飘飘的担子，折回屋里。灿烂的夜空里，有几颗星划过。

方方正正的磨刀石，立在院头，立在岁月里。它是父亲从小河里捡回来的，捡回了一截精细的历史，时光的砂砾，紧紧拥抱，拥成一块方方正正的磨刀石。纵横交错的脉络里，依然流淌着远古的血脉。没有磨刀石，生活就迟钝；没有磨刀石，日子就无光；没有磨刀石，时光就凋零。父亲磨过镰刀，磨成初月，对着月牙，初试锋芒，风快地收割生活。父亲磨过锄头，磨成一张锃亮、锃亮的大嘴，吞噬荒芜，让日子如同玉米粒饱满，亮堂。父亲磨过刀，磨成锋利的虎牙，咬碎顽石、咬碎苦难、咬来明亮的时光……磨刀石瘦了、矮了，父亲瘦了、小了，我们被父亲磨大了。父亲在犁田，腰，在同一条直线上和犁头同样弯着。犁铧下，划出了一段新的时光，成为一根波动的弦，父亲要把自己套在弦上，射向太阳。父亲啊，您晶莹的汗水，是您灵魂的籽种，播进水田里，长出满田葱茏的爱。犁铧，是父亲坚韧的个性，在苦难的岁月里，磨得闪闪发亮与大地交流、与荒芜较量；与黄土谈心、与砂砾斗争。小憩。父亲，摞一锅早烟，摞一锅酸甜苦辣，点燃，砸吧，青烟，淡化，磨灭。把苦的烟灰，在犁头上磕掉，继续犁田……

那时供销社和农村的代销店还有水果糖，那是唯一市场化供应的洋糖，但价格很贵，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钱。一斤大概一百颗，因为农村穷，代销店大多是论颗卖的，一分钱一颗。过年时，家境略好一点的会根据亲戚家里的孩子数量称二三两，上门拜年走的时候悄悄塞两到三颗。那时钱很金贵，小孩子口袋里是没有钱的，因为你上学，给家里买东西父母都算挨了，余款要交回。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，给父亲跑腿剩了5分钱，父亲那天心情好赏给了我，在我口袋里装了一个多月也没花出去。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时，陈勇约我一块回。陈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学附近，他父亲是地质队的司机，他母亲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，陈勇从小学到初二都和我同班，上小学时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，上初中我成绩明显好于他。我回家必须要经过小学，所以经常遇到周老师。有一次，期中考试后她问我的学习成绩，我如实报告，她就说，我们陈勇不是是在学校上课没好好听讲，或者不好好写作业，我说没有啊，他学习很刻苦认真，她说，那为啥他学习退步了？我想了一下我俩在学校表现也没啥不同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，因为经条件稍好一点打饭打得多一点。我就说，你给他穿得太暖和了，加上吃的有点饱，上课容易迷糊。那天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说，你把我害惨了！现在我妈不让我吃饱，也不让我穿暖，你应该说我营养不良大脑供血不好。我赶紧给他赔礼道歉，说我当时想不出啥好理由。走到火车站那个代销店时，他说，我口袋还有五分钱，我们买几个水果糖吃，以后我妈问你啥，想好了再说。到代销店他掏出5分钱说买五颗糖，营业员说没有，只有一种圆球状的大糖果，一毛钱五颗，陈勇说4分钱买两颗行不行，营业员说起

点就是一毛钱五颗，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五分钱就凑一块买了五颗，分糖时他给我三颗我不要，说给他多分一颗就算我赔罪，他也不愿意，最后他把一颗糖放在窗台上，找了个小石头沿中线一敲，整整齐齐两瓣，一人吃了两颗半。

除了过年，平常是见不着糖的，好在大自然的安排总是那么有人情味。农历二三月，漫山遍野的野花开的姹紫嫣红，其中有一种紫色的花让我们特别兴奋，花苞长长的，中间是空的，里面藏着一滴带清香的糖汁，我和姐姐弟弟打猪草时经常能见到，立刻摘下来用嘴一抿，那一滴糖汁就进嘴里了，后来我知道那是丹参的花苞，但我始终没见过丹参花开的样子。

那时，所有地里都种着庄稼。由于种子都是从头一年收成中选的，种出来的庄稼也是很有个性。我老家坡地多，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，绝大多数苞谷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长一个大玉米棒子，也有表现超好的长两个而且籽实饱满，还有喜欢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长在天花位置，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，只象征性的长个小玉米棒，撕开后只有很小个玉米芯，基本不结籽。这种玉米秆不太粗壮也不太高，但看起来紧凑结实，但恰巧这种玉米秆含有大量的糖分。初秋时节，远远的看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赶紧砍下来大块朵颐。

大人们没钱给我们买糖吃，他们自己也没钱买酒。但逢年过节，给老人祝寿、农忙请人干活，没有酒是不行的，只能自己烤土酒。烤酒的原料有大米、玉米、红苕、马桑树泡、甜高粱秆，在饥饿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，红薯烤的酒据说喝着胀肚子，用马桑树泡烤出来的酒有微毒，所以沟里就有人种上一小块甜高粱秆。刚种上就被我们瞄上了，等到顶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，打猪草时瞅着没人钻进去，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装在背篓里用猪草盖上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爵起来。像我们这种“小偷糖贼”沟里有几十，最后等烤酒时甜高粱秆只剩一半了。

糖和过年的记忆深入骨髓。几十年来，随着时间越来越远，记忆反而越来越深。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，都会有无法排解的乡愁，其实乡愁是无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。所以，糖吃到嘴里是甜的，但细细品味，其实后味都带着淡淡的苦或酸。

小孩子喜欢吃糖是天性，但经历生活磨砺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。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，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态，无论土糖和洋糖，都经历了水深火热与压榨，如同人，只有经历了平淡和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活的甜蜜，所以，糖把艰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灵魂。



醉美化龙山

郑安江

花香飘，树翠染，清风荡漾心儿醉，一条浪河谱恋曲，一泓碧水洒千杯。林涛滚滚，点点繁星配；缤纷畅想，朵朵吐芳蕊。美丽的化龙山啊，梦里白云追。

望峰峦，揽胜景，巍峨高耸叹感唱，虎豹行踪入秘境，百鸟争鸣展翅飞。春夏秋冬，四季画卷绘；风花雪月，日子满朝晖。神奇的化龙山啊，天涯情所归。

化龙山之歌

董宪瑞

化龙山、化龙山，陕西著名的生态名片；山峰高耸云端，原始森林浩瀚；巴山松、珙桐、冷杉云杉望一眼令人眼花缭乱。啊，化龙山，莽莽林海，一望无边，好一座绿色的生态名片。

动物种类繁多，山中随处可见；大灵猫、林麝、金雕云豹动物们在此自在悠闲。啊，化龙山，珍稀动物，一应俱全，好一座和谐的动物乐园。

化龙山、化龙山，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；

啊，化龙山、化龙山，大中华当之无愧的生态特区，陕西名副其实的生态名片。

爱在化龙山

胡琳

在巴山屋脊忘情地呼吸，与珙桐云杉自在地嬉戏。我的心化为岚河一朵涟漪，辽阔的森林围绕我记忆。

爱在化龙山融汇点滴，绿色的故事绵延大地。万年古老传说生生不息，生态王国与我惊喜相遇。

为小神龙架芬芳的气息，写自然遗产永恒的诗意。我的心飞上白云片片棉絮，勇敢的金雕飞进我梦里。

爱在化龙山春风化雨，秦巴的浪漫书写美丽。一种自在心放飞希冀，天地之间生命永恒神奇！

向往那座山

张金余

借鸽子树的翅膀，飞上那座山乘竹溪河的竹排，寻访那仙颜山水相拥就在我面前心心念念一生的浪漫

你是我的向往，你是我的天边愿化一朵白云把你相伴自然如画卷，自在化龙山人间净土是你给我的留恋

借蜜蜂人的草帽，穿越那梦幻捧大自然的馈赠，走进那奇观天籁声响在我耳畔梦踏追歌幸福在流转

你是我的向往，你是我的花园藏在一片林海涌动波澜思接千万年，思念化龙山诗意万千是你给我的斑斓

父亲的农具

张朝林



秋分

木樨作



瀛湖

第 1281 期